

參閱文稿

北京華研有限公司
(香港) 桑尼研究公司

No. 2015~12

2015年5月8日

爲什麼不割喉不刺胸？ —— 切腹文化的心緒告白¹

姜建強

一、有趣的切腹問答

切腹，日本語也叫“ハラキリ”。

切腹能成爲一種文化嗎？很多人都持有疑問。

如果切腹能成爲文化，就像砍頭也能成爲一種文化一樣，怎麼聽都覺得刺耳，怎麼說都覺得殘酷。但是，在日本，切腹確實成了一種文化。不但成了一種文化，而且這種文化還在青少年當中普及。如前兩年曾在電視裡看到，爲了向青少年介紹傳統文化，甚至向他們做切腹的講解。一位身著白色柔道服的少年，跪坐在榻榻米上，手持木刀，

¹ 原載姜建強：《另類日本文化史》，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2014年，第108~135頁。

模仿切腹的動作。身旁高手指導他第一刀如何刺下，第二刀如何橫過來等。看了令人愕然。

深作光貞在《日本文化和日本人論》² 中，開篇第一章就是論述切腹在日本文化中所佔據的位置。他顯然是將切腹作為文化來論述了。

但是這也是外國人怎樣都無法理解、無法看懂的一種文化。比如日本人總是向外國人這樣解釋切腹：在日本，切腹有二種。一種為自己要的切腹，一種為刑法的切腹。對重視名譽、忠誠、尚武的武士們來說，被逮捕是種恥辱，被他人殺死是種屈辱。乾乾淨淨地切開自己的肚子死去，這叫“切腹”。

外國人不懂。於是問道：為什麼不割喉不刺胸？為什麼一定要切腹呢？

於是回答：這是武士的習慣。

外國人還是不懂，再問：文明化的現代日本人，不認為切腹是一種野蠻的風習嗎？

日本人答：倒不是野蠻，只能說是與現代文明相異質的一個世界。

外國人再問：你支持切腹嗎？

日本人答：我不切腹。

日本人顯得有些不耐煩了。

因為對日本人來說，切腹不是一個理論的、解說的世界，而是一個感知的世界，一個心領神會的世界。也就是說是個思考難以成立的世界。

再比如，切腹的時候，需要有一個站在身邊的介錯人砍下切腹者的首級。但是外國人會舉日本代表性的歌舞伎《忠臣藏》例子說事，

² 三一書房，1978年。

並這樣問道：

不錯，這是有名的江戸元祿事件。但歌舞伎中的切腹者淺野內匠頭的首級並沒有被砍下。這是為什麼？

日本人會這樣回答：實際上是斬了，但是因為是歌舞伎，所以沒有斬。

外國人不服氣，會追問：但在其他的歌舞伎中，切腹者被斬首的很多。為什麼單單內匠頭是個特例？

日本人答：是為了讓主君死的美好形象傳遞給觀眾。

外國人再追問：這不是違反了切腹的規則了嗎？

這回，日本人無語。

這個無語既包含了不知如何回答，更是包含了這個問題理論不清的含義。

二、最初的切腹者成了女神

在日本，最初的切腹者是誰？

起源很古老。但是在 712 年完成的《古事記》裡，並沒有切腹的記載。《古事記》儘管寫了各種各樣的神，就是沒有寫切腹神，這倒是可以問個為什麼的。可惜，沒有日本人問。學者們也忽視了。

倒是在 715 年前後所著的《播磨國風土記》中留有切腹的記載。但切腹者不是男性而是女性，是一位居住在花浪山的女人。這位女人不知道是什麼原因與丈夫分離了，記載中說她自己為了追尋丈夫來到這裡，頓生憤怒與怨恨，便持刀劈腹，再投身湖沼。這個湖沼日後就稱之為“腹劈沼”。這個沼塘的鯽魚至今沒有五臟。這是為什麼？沒有人知道。恐怕這就是傳說故事的力量了。

這裡，為什麼要追尋丈夫？追尋丈夫為什麼又頓生憤怒與怨恨？《風土記》語焉不詳。讀者唯一能明白的是這位女人死的程序是先切

腹再投湖沼。

問題也就在這裡。為什麼不直接投水而死呢？為什麼在投水之前先要切腹呢？這個問題實際上與近現代日本人切腹一樣，為什麼介錯人不直接斬首呢？為什麼要在斬首之前先切腹呢？

從文本主義的角度來分析的話，《風土記》的切腹傳說，至少包含了二個有意味的形式。

一個是女性而不是男性切腹，表明日本人看重肚腹。日本的文明體質屬於農耕文化。打出“豐饒大地”形象的是女性，日本的太陽神也是女性。而女性的肚腹比男性有更多的價值體現，這也是不爭的事實。如女腹能孕育生命、誕生生命，照日本人的說法就是“玉所”所在之地。傳說中的女性將自己最有價值的肚腹切開，並給人看，是報復丈夫的最有力的手段（這裡的一個設想前提是，這位丈夫拋棄了自己的妻子）。為了報復你，我就死給你看，而且用最痛苦的方法死。這賦予了切腹所具有的最初美學意義：悲壯與震撼。這種悲壯而震撼的尋死方式可能為後來的日本人提供了某種暗示——完成美學意義上的切腹。

一個是切腹以後的成神。這位切腹的女性最後成了“淡海神”，也就是說不問身份，不分善惡，也不管你以前做過什麼，只要是切腹就成神。有句話說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而日本人則講剖腹開肚，立地成神。這也給後來的武士們一個啟示：切腹是表面的死，實質的生。

一個是肚腹代表神聖，一個是切腹成神。這兩點將日本的切腹文化給支撐住了。

有人對在日本流行很廣的《太平記》一書做過統計：在 2640 名自殺而死的武士中，以切腹方式自盡的就有 2159 人。《太平記》一書還生動地描述了 1333 年六波羅武士們得知佐佐木時信降敵的消息後，北條仲時就說：“痛痛快地切腹吧”，結果 432 人絕望地在一向堂集體切腹。

血浸其身，恰如黃河之流；屍骸塞庭，不異屠所之肉。

《太平記》如此描寫當時的淒慘情景。書中還羅列了切腹者的姓名，其中包括在船上山後被醍醐軍擊敗而逃亡海上的隱岐判官佐佐木清高。

六波羅軍集體切腹所在的一向堂，現在是蓮華寺。據傳是聖德太子開創的，也稱“法隆寺”。當時的住持同阿上人，在裡庭為 432 名六波羅兵將逐一修墓，現在這些大小不一、長滿青苔的石塔，還默默地矗立在原地，向前來參拜的人們述說著六波羅的故事。同阿上人還為死者做了一本名冊《陸波羅南北過去帳》，記載了 189 人的名字（有些人沒有留下姓名）。

三、西方人的胸，日本人的腹

《舊約聖經》裡是如何將人類最初的女性創造出來的？這個問題讀者或許並不陌生。

毫無疑問，神最初創造的是亞當。但是神又認為：只有一個人是孤獨的。為了一個孤獨者，再造一個助手給他。於是神就讓亞當睡覺，而且要深睡，在他睡覺的時候，取下他的一根肋骨。神就用男人的一根肋骨創造了一個女人，這根肋骨權當胸部的骨頭。

神話產生於人類的深層經驗。用胸部的骨頭製造另一半，而不是用身體的其他部位。這是個看點。如果希伯來人對誕生女性的思考是從腹部感覺的話，神就不會取胸骨而是取腹部的一塊肉創造夏娃。

猶太、基督教文化圈的人，聯想起浪漫的事情總是與胸相連。對戀愛的思念，文字上的表現就是對心的思念。西方人在胸口畫十字而不在腹部畫十字。據統計，《聖經》裡採用“心”的文字是 800 次，而腹部只用了一次。表明在西方人的眼裡，心才是人格和人性的宿營

地。

從人體的生理構造來看，腹就是從胸的橫膈膜到腰部的這塊地帶。有肚臍的這邊是腹，沒有肚臍的那邊是背。所謂腹就是指處於中央部位，寬廣且沒有任何東西的空間。這在陸地上是平原，在海裡是海原。天空沒有一絲雲彩的天氣叫晴天，“晴”的日語發音為“ハレ”，與“腹”的發音“ハラ”為同根。在什麼也沒有的地方凸突，叫做孕育，日語叫“ハラム”（孕む）。在什麼也沒有的地方盤宿嬰孩，叫做胎，日語叫“ハラ”。冬天什麼也沒有的樹木，其實正孕育著春天的生命，日語叫“ハル”（張る）。

這樣來看，所謂“腹”就是在什麼也沒有的地方孕育著什麼。

這裡，令人費解之處在於，日本人為什麼要切腹而不是割腕或刎頸自殺呢？原來，日本人是一個特別重視肚子的民族。對日本人而言，全人格的中心既不在頭部也不在胸部，而是在腹部。腹部集思慮、情感、勇氣和意志於一處。所以日本人是借著肚子與他人溝通，表情和語言上的溝通一直不太受到重視，這種難以言喻的功夫，日本人稱之為“腹藝”。因此，在日語中與腹部有關的詞語也特別豐富，如“腹を割って話す”（推心置腹）、“腹が見えすく”（看穿心計）、“あの人の腹がどうもわからない”（他的心思很難摸透）等。這裡，與心有關的都稱之為腹。

在日本你要稱讚一個男子身材好，最好說他小腹微凸，頗具威嚴。大腹便便，這個在當今減肥的時代絕對是個貶義詞，但在日本，這個詞就是對男人人格的一種首肯。從這一意義上說，要表現自己的忠信、勇敢和意志，剖開腹部也就是很順理成章的事了。南部藩出身的新渡戶稻造在他的《武士道》一書中就是這樣寫道：“打開腹部的靈魂之窗，是紅是黑，請君自公斷。”

1739 年成立的岡山藩士湯淺常山的《常山紀談》中，有一段德

川家康與家臣成瀨正成的有趣的對話。

豐臣秀吉在大阪集合軍馬的時候，有一個人騎在帶有紅鞍的黑馬上，秀吉問：這是誰？

家康答道：德川家的武士成瀨小吉。

秀吉再問：俸祿多少？

家康答：二千石。

秀吉：呵。如果奉公於我的話，給五萬石。

之後，家康招來成瀨說明事由。

並問：想奉公於秀吉嗎？

成瀨馬上大叫：這不是很無情的事情嗎？

家康不動聲色地說：不，不是這樣。奉公於秀吉的話，會對你有好處，他說了。

於是，成瀨流下了眼淚，說：不肖的我，拿著你的俸祿，但卻有人要我拋棄主君，我還不知道，真愚蠢，我趕緊自害亮明心意。

書中沒有寫自害的方法。但是在江戶時代，武士的自害就是切腹。這個小插曲就表明：為了向主君表明自己的真心，切腹給你看。這是個什麼觀念呢？主君並沒有下令要處罰、要切腹，而是主體的“我”為了證明自己的清白要求切腹。

這就是日本人理解的腹。

這樣看來，日本人的腹就是西方人的心。西方人的心就是日本人的腹。

四、切腹何以變得可能？

切腹死其實是一種很痛苦的死，因為它不能馬上致死。那麼日本人為什麼偏偏選中切腹來了斷自己呢？也就是說切腹是何以變得可能的？

從本質上說，切腹不能算作單純的自殺。能夠活下去的話還是要活下去，但是又想用自己的手結束自己。在死去的同時，或者說代替死這個事實的，是不是某種的生？是不是有對某種生的期盼，才選擇了切腹死？在日本人眼裡，所謂農耕信仰就是生死同時祭祀的一種信仰，那麼切腹是否也與農耕信仰有關？

從日本的切腹歷史來看，切腹者面對自己的主君，在心意難以溝通、真心不被認可的情況下的切腹，就有一種即便是我的肉體已經死了，但是我的真心想通過切腹的行為表達出來。讓你們知道，並想得到評價就是當時切腹者的內心期盼。

在形勢惡化的戰場上，或在即將陷落的城堡上切腹，想要表達的意思是：在戰場上我是失敗了，但是從自己的精神意志來說一點也不想投降。由於種種條件的局限，我已經不能在敵人面前表現出英勇壯舉了，但在投降敵人之前用切腹的方法，表示自己的英勇壯舉，並以此得到後人的誇讚。表明肉體死了，但精神不死。

在切腹中有一種跟隨主君殉死的切腹。它可分為三種形式：先於主君死的切腹，叫“先腹”；同時與主君死的切腹叫“供腹”；主君死後的切腹叫“追腹”。這種切腹也是一種強調自己與主君關係的切腹。在日本的武士時代，生活的全部都是來自於主君的恩賜。如果自己跟隨主君切腹的話，自己的後代就能繼續存活下去，繼續領取俸祿。這樣計算的切腹者不能說沒有。這也叫“商腹”。這是切腹者對現世的一個懇望，即用自己的死，換取後代的生。用後代的生，在觀念上延續自己的生。

而因為職務上的責任、世間的義理等原因的切腹，則是有一種想恢復失去的名譽和面子等的願望。這裡的名譽和面子，實際上就是生的延長線。

與這種“死就是生”的切腹相比較，在日本還有一種相當例外的切腹，叫“詰腹”（ツメバラ）。所謂“詰腹”就是本人沒有一點想

死去的意願，也沒有一點想死去的準備，但是周圍的人硬是要他切腹。或者，硬性將短刀塞在他的手中，讓他插進自己的腹部，強制他擔當責任。這也就是說這種切腹是強迫性的、高壓性的。這種死，不帶來任何的為了自己的生的含義。而且隨著自己的死去，家族和後代也因此失去任何的體面和信用。

不管怎麼說，所謂的切腹就是切腹者還有充分的繼續生存的體力因而想繼續活下去，但是發生了必須死的事情，因而切腹死去。所以與生老病死相比較，切腹而死留給這個世界的依戀是巨大的。因為自己的切腹給留下的生者帶來了價值，這個價值也可理解為一種“遺志”，而遺志則屬於精神性的，這個精神性的東西則是要讓活下來的人來實現的。從這樣的邏輯推論來看，切腹者就是不死鳥。切腹者用自己的手，將腹部切開，也就是用自己的手將自己的精神、意志、真心、感情、勇氣等釋放出來。而且不讓他人的手沾上血、沾上污穢來解決問題的同時，自己釋放出的精神、意志、真心、感情、勇氣等，在自己死後有活著的人將其整理，並作為一種導向和激勵，讓活著的人沿著自己的“遺志”前進。自己成了神不說，活著的人也為此借光不少。

就這樣，切腹這個血腥的個人行為，在其他民族和地區不可能發生，或不能持續發生的事情，在日本不僅變得可能，而且還成了一種制度和文化的。

五、死的做法：東國切腹 西國跳水

《平家物語》一個最大的可看之處，就是非常清晰地為日本人描繪了兩種死的做法。

武士的死：切腹和投水。

源氏和平家。

源氏的武士是切腹。平家的武士是投水。

源氏的根在東國，東國武士死的覺悟（往生）是切腹。平家的根在西國，他們不認可切腹這一死的做法。在壇浦合戰中敗北的平家一門，最後跳海，選定了水死的做法。

切腹的典型做法的表現者是源賴政。他向平清盛反旗挑戰，最終寡不敵衆，在宇治川河畔迎來了人生的最後時刻。1180年，這位77歲的老人，被平家抓獲，決絕砍頭，選擇了切腹。唱了辭世歌：

就像一棵枯樹
我們無法從它那兒摘來鮮花
我的生命多麼悲愴
註定此生無果而終

首先面向西方唸佛，表明身後想往生於西方淨土。然後用短刀刺進皺巴巴的腹部。家來介錯砍了首級。這是規範的武士死的做法。從這以後的近800年，日本人接受並繼承了這一規範的切腹做法：切腹與美的結合。菊與刀，或櫻與劍。

東國為何是切腹的？民俗學家千葉德爾在《作戰的原像》³和《日本人為什麼切腹》⁴中，注意到了東國文化中所能看到的弔唁儀禮習俗。從這些習俗中發現，東國文化帶有狩獵文化的性格，而且色彩很濃。東國人從動物的生態中學到了很多。狩獵民日常的工作就是解體動物，如何將動物做最大限度的利用？就對解體技術提出了要求。如解牛，就有一種切割容易、出血不多的解體法。東國武士的切腹就是從這裡受到啟發。切腹有多種方法，但武士在切腹的時候，特地選擇了疼痛最為厲害的一種方法：就是刺進去的短刀，再橫過來一字切。這是用加劇疼痛的方法表明自己是清白的。

³ 平凡社，1991年。

⁴ 東京堂出版，1994年。

那麼平家武士們投水的起源又在哪裡？這或許與平家從水上崛起有關，但更本質的是變得越來越公家化的西國武士們，所擁有的關於死的美意識。

奈良法隆寺裡的玉蟲廚子（佛龕）的裝飾畫，一般也叫“捨身飼虎”，出典於《金光明最勝王經》。畫面用釋尊的前生譚三場面來構成，站立在巖石上的薩捶太子（釋尊的前世），之後是落下時太子的身姿，最下段是被老虎吃掉之際的太子身姿。為了飢餓之虎和七匹子虎，我投身下去，在投身的時候，要投在老虎最容易找到、最容易吃到的地方。

這裡誕生了投身往生的主題。頭朝下跳下去的瞬間很是美麗，具有王朝人的美意識。平家武士們投身大海，與玉蟲廚子的薩捶太子投身像相重疊。按照宗教哲學家山折哲雄在《往生的極意》⁵中的說法，這是理想的重疊、淨土往生的重疊。

這樣來看，在日本東西武士直面死的態度是不同的。切腹可以從繩文文化那裡找淵源。以狩獵採集為特徵的繩文文化，使得對切割生體感興趣。投水可以從彌生文化那裡找淵源，以稻作為特徵的彌生文化，使得對流水有感覺。兩種死的做法顯然是異質的。

六、切腹的種類與樣式

日本人切腹種類繁多。主要有：

- （一）戰爭失敗的自刃。
- （二）對過失承擔責任的自刃。
- （三）用自己的死換回部下生命的自刃。
- （四）追隨主君的殉死。

⁵ 太田出版，2011年。

- (五) 勸諫主君的諫死。
- (六) 洗刷污名的憤腹。
- (七) 保全名譽的切腹。
- (八) 給家族與後代帶來恩惠的商腹。
- (九) 憤慨於無實之罪的詰腹。
- (十) 替代刑法的賜死。

切腹是日本平安時代以後才廣泛流傳的自殺方法，到了江戶時代得以形成過程洗鍊、並有介錯輔助的複雜儀式，其大體過程如下：

切腹者要沐浴更衣。

用來切腹的短刀放在正前方供物的臺子上（也叫三寶之臺）。

跪坐在特地鋪設的高臺地毯上，左側站著介錯人。

上衣脫至腰帶。

為了在切腹後不往後倒，將兩隻袖子掖到膝蓋下面。

做死前的心理準備，書寫辭世之句。

喝一杯準備好的茶水。

與介錯人慎重行禮，說些拜託之類的話。

再與周圍的監視人行禮。

然後拿起短刀，靜默數秒，一下用力捅進腹部左側。

一般武士用一字型，較高級的武士用十字型。

一字型是刀從左腹刺入，慢慢拉向右腹，再拉回來，稍稍向上一劃。當快完成時，切腹者的身體會曲向前面，脖子會伸出，站在後面的介錯人會看準時機揮刀斬下頭顱，以減輕切腹者的痛苦。

十字型是在一字剖的基礎上，把刀尖向上旋轉，割斷上腹的器官，再向下旋轉割斷下腹的器官。十字型要比一字型更痛苦。其創始人是佐藤忠信。

另外還有一些武士在一字剖後，會將刀尖在腹內旋轉，割斷腹內的所有器官。

介錯人注意觀看切腹者的每一個動作，然後突然起刀，在空中停留一秒，一道閃光，刀起頭落，身首分離。

一片死寂。只有流血的汨汨聲。

介錯人低低伏拜，用準備好的白紙擦拭帶血的長刀，然後站立原位。

沾滿鮮血的短刀，被恭敬地移走。

見證人之一提著頭顱，給檢使役審看。

檢使役點頭認可。

切腹儀式結束。

這裡有兩個看點。一個看點就是介錯人。新渡戶稻造在《武士道》一書中，將介錯人與英語“executioner”的行刑人加以區分。認為介錯人必須由一位具有身份的人來擔任，在許多情況下，是由切腹者的親戚朋友來擔任。而他們之間的關係，與其說是執行者與罪犯的關係，還不如說是主角與配角的關係。而且介錯人的刀法要精，一刀揮下，最好是斷頭留皮，其頭與身，堪以一塊皮連著，足可迅速結束其生命，以免掙扎痛苦，又算全屍。這位介錯人就成為了名副其實的“刎頸之交”的朋友了。當然還有一種情況，如果武士戰敗但敗得有血性，對手可能會為了向其勇氣致敬，而自願擔當介錯人。

一個是在日本戰國時代至江戶時代初期，切腹者並沒有介錯人的協助，會直接於腹部割開十字形狀，讓內臟爆裂流出，直至失血過多死亡。現代醫學一般認為刀鋒到達內臟時，切腹者就會因疼痛失去知覺。在日本，最後使用十字型方式切腹的名人，是1912年的乃木希典上將。一種說法他是為明治天皇殉死的。

七、最具大和色彩的切腹

日本的軍記文學作品中，最早記載切腹行為的，恐怕就是13世

紀的《保元物語》。該書所寫武將叫源為朝，武藝絕倫，勇冠三軍，屢有戰功，後為奸人所讒，受官軍圍剿，兵敗切腹自殺。這是切腹行為第一次在書中出現。值得注意的是，《保元物語》把源為朝寫成一位悲劇英雄，他的切腹行為也就成了一種情操高尚的英雄了斷自己的方法，初步具有了悲劇美的色彩。“死是理所當然之事，活著倒是料想不到的事”。這句被日本人所熟知並被定格成日本人生死觀的話，就是出自這本書。

在無數的切腹當中，被日本人認為最具有震撼力和壯絕美的，並作為美談流傳至今的就屬“三兄弟”的故事。說的是叫做左近和內記的兄弟二人，為父報仇決定刺殺德川家康。但他們剛一進入軍營便被捕了。年邁的家康對這兩位年輕人的勇氣感到相當佩服，於是賜予他們榮譽的方式去死：令他們全家男子自殺，包括當時才有八歲的小弟弟八磨。他們三人被帶到一座用做行刑場的寺院。一個當時在場的醫生寫下了現場的日記，描述了以下的情景：

兄弟三人坐在一排。左近面向幼弟八磨說：“你先切腹吧，讓我看你的切法是否正確。”八磨說：“我還沒有見過切腹，等先看哥哥做的樣子，然後再做做做。”哥哥含淚微笑說：“說得好。不愧是父親的兒子。”八磨被安排坐在兩個哥哥的中間。左近將刀扎進左腹說：“弟弟，看著，懂了嗎？切得太深了，就會向後倒，一定要保持雙膝穩定，然後向前傾倒。”內記也同樣一邊切腹一邊對弟弟說：“眼睛要睜開，否則就像快死女人的臉一樣。即使刀尖受阻或氣力鬆弛了，也要鼓起勇氣把刀拉回來。”八磨在兩個人都咽氣之後，便鎮靜地脫去上身衣服，照著兩位哥哥的做法，漂漂亮亮地完成了切腹。

另外，藤原義的切腹自殺，對日本人也有震撼意義。公元 989 年，權傾一世的藤原家出現了一個名叫藤原義的惡棍。他武藝高強，詭計多端。京都的捕快決定對他下手。一天晚上，官兵包圍了藤原義的住宅。只見院宅大開，藤原義袒胸露腹，盤坐於堂上。膝上橫著一

柄雪亮的大刀，悠閒地吹著蕭。簫聲淒涼，靜寂一片。一曲吹罷，藤原舉起大刀，用力地插入腹部，將腹部一字切開，然後用刀尖挑出內臟，扔向官兵，倒地而死。官兵們嚇得無人敢上前一步。據說這就是切腹的最早來源。藤原義當時設計的這一死亡方式，可能僅僅是為了追求死的駭異而已。但他絕不會想到，這種切腹自殺，在他死後的幾百年，居然成為日本人最悲壯的死的典範。

文學家三島由紀夫的切腹，給人留下印象的是介錯人的失誤而導致的淒慘。

關於這段歷史，旅日作家李長聲在《哈，日本》⁶書中有精彩描述：

事件發生在 1970 年 11 月 25 日。

一向守約的三島由紀夫帶著森田必勝、古賀浩靖等四個年輕人準時走進陸上自衛隊東部方面隊總監益田兼利的辦公室。

三島退回總監辦公室，慢慢地脫下上衣，端坐在地毯上。森田轉到他身後，處於介錯的位置。三島手握 30 多釐米長的短刀，摸了摸下腹左側，把刀鋒指向那裡。森田斜視三島的脖頸，舉起 17 世紀的名刀。三島三呼天皇萬歲，身體前屈，深吸一口氣，“呀”的一聲，全力把刀捅進肚子。右手抖動，又握上左手，筆直地盡力向右拉。森田揮刀，但慢了一點，三島身體向前倒下，刀深深砍進肩膀。

另外三個人叫喊：再來一刀。三島呻吟著，腸子露了出來。森田又砍了一刀，砍到身上。“趕快補一刀。”他使出全身的力氣砍了第三刀，腦袋還是沒砍下來。“你來替我吧。”古賀浩靖學過劍術，接過刀，一刀砍斷了三島的脖子。試想，若把這個真實場面拍成電影，恐怕只會讓人覺得切腹自殺反倒死得很麻煩。

據說當時三島痛號連連，慘不忍聞。三島由紀夫死後，他的學生森田必勝也隨即切腹謝罪。盾會的會員將二人的頭顱並排放在一起。

⁶ 中國書店，2010 年。

後來據日本警視廳的調查，三島當時“刺入深度是七釐米左右。”而一般是要在 15 釐米左右，可見切腹的難度還是很大的。

另一位旅日作家陳舜臣在《日本人與中國人》⁷ 中談到三島的切腹，說他的死“斷絕了人間味”，因而“不是政治的死，而是美學的死、情調的死”。

把切腹當做一種情調，砍頭就成了風吹帽。

八、首次在外國人面前切腹

1868 年正好是明治元年正月，舊幕府軍在島羽付見之戰中敗北。德川慶喜乘坐“開陽丸”軍艦逃回江戶。這個時候朝廷命令薩摩藩在大阪，長洲藩在兵庫，土佐藩在堺等地，嚴查嚴防。

接受命令的土佐藩，派遣了六番步兵隊和八番步兵隊去堺警備。這時正好停泊在天保沖的法國軍艦，水兵們下艦上陸，並在市中橫行，町民皆恐慌，老幼哭泣，商店也關閉。面對騷亂，土佐藩的步兵隊要求水兵回到軍艦上。但由於手續不全，言語不通，事態非但沒有收拾，反而鬧成更大的騷亂。在騷亂中，四國土佐藩堺領地的士兵，殺死了 13 名法國水兵，受傷多名，事發後法國公使向明治新政府提出最嚴重的抗議。並提出斬首殺害法國水兵的 20 名日本士兵，支付賠償金，土佐藩主謝罪等要求。新政府為了鞏固政權基盤，迫於壓力答應了法方的要求，下令步兵隊隊長箕浦豬之吉、西村左平次及士兵共 20 人，執行切腹。

2 月 23 日，法國公使及其 20 名持槍衛兵，臨場妙國寺觀看。

第一位登壇的是六番隊長箕浦豬之吉，他面向法國人發出雷鳴般的吼聲：“我不是為你們去死的。看我日本男子的切腹。”然後將短

⁷ 集英社，1984 年。

刀刺向腹部，用十字型切腹。並用手將內臟拉出，投向法國人那邊。介錯人馬場揮刀，發出鈍聲卻未斬斷頭部。箕浦豬之吉高喊，“馬場君，怎麼搞的？鎮靜些”。第二刀，發出啞聲。箕浦豬之吉又大聲高喊“還未死，再斬”。第三刀終於將其身首分離。

第二位是八番隊長西村左平次。他用一字型切腹，隨即由介錯人斬下頭顱。頭顱飛出五米之外。然後是其他人一一登壇切腹。在第12位兵卒橋詰愛平出列在預備切腹的座位就座時，臉色蒼白的法國公使向他的侍衛耳語了什麼。20名持槍衛兵終於堅持不住了，他們裹挾著公使離開座位，不發一聲疾步離開這悲慘血腥的寺廟。橋詰等人強烈要求繼續切腹，但被強行制止。於是原計劃的切腹謝罪公示大會也被迫中止，九人得以豁免生存。之後，這11名切腹的日本人被埋葬在堺的寶珠院，並立有墓碑，1938年被指定為日本國家歷史遺跡。橋詰愛平在兩天後欲咬舌自盡，被搶救生還。1877年死，52歲，比原定多活了九年。

這起“堺事件”在世界近代史上也十分轟動。歐洲人通過這件事，知道了日本人切腹的風習。大文豪森鷗外的小說《堺事件》就是以此為題材的。

九、信長、秀吉、家康與切腹

基督教國家是禁止自殺的。但在中世以後的日本，切腹成了武士的共識。為了保持自己的體面和家族的名譽，切腹是必需的行為。視死如歸，才是武士的形。為此在武家，大人們從小就讓男孩們用扇子練習切腹，灌輸隨時去死的覺悟。

為了名譽選擇死的做法，在古希臘羅馬都能看到，在古代中國也能看到。但是日本與此不同的是，將切腹集約成一種樣式化的自覺行為，將切腹規範成如果體面被侮辱了就必須去死。

在日本，到了室町時代，切腹作為武士的一種死法被定格了。讀室町後期的軍記物語，有很多在高臺上切腹、拉開腸子等的描述。

1580年，羽柴秀吉（後來的豐臣秀吉）受織田信長的委託，包圍了鳥取城，想用“餓死”的方法來殺死對方。經過兩百多天的圍城，鳥取城的草木和牛馬全部被圍困的兵民吃光後，終於痛苦地開始人吃人，父母吃孩子。但餓死者還是接二連三地出現。城主吉川經家看到這一切，想用自己的切腹來換取城中兵民的生命。秀吉看到經家的請求感動了，要織田信長饒他一命，但是經家謝絕了。10月24日，秀吉向經家送贈酒三樽及鯛魚五尾，經家在城中設宴，與諸人交杯。10月24日未明，經家在城中山麓的真教寺切腹，由靜間源兵衛介錯，享年35歲，留下辭世句：“用我一人的切腹，換來一門的名譽和幸福。”福光小三郎、阪田孫次郎等人也追隨主君切腹殉死。

吉川經家死後，鳥取城開城。經家之首級不久被送至安土城的織田信長處。據說信長對經家的“一人切腹可替諸人生命”之言甚為感動，並為其在厚地禪院埋葬祈願冥福。時至今日，鳥取市當地日本人以每年一小祭典，每十年一大祭典，紀念吉川經家的忌辰。四千人餓著肚子對抗三萬大軍近七個月，令鳥取城之戰成為日本戰國史上最為慘烈，亦最有名的戰爭之一。但更壯烈的是在這場“日本二之禦弓矢”織田家與毛利家的正面對決中，吉川經家看破死亡，甘願以自己的切腹來換取鳥取城四千人的性命，為自己的一生劃上了一個被後人記住的句號。

在1600年關原之戰的前夜，德川勢力在攻伐上杉的時候出現空檔。大阪方面抓住這個空當乘機崛起，攻下了當時京都的德川根據地伏見城。落城的時候，德川方的鳥居元忠以下的數百名武將，在寺院裡集體切腹，鮮血染紅了整塊整塊的地板。對武將們的行為極為敬佩的德川家康，就將染紅的地板，送往鷹峰的源光庵、西賀茂的正傳寺、大原的寶泉寺、宇治山田的興聖寺等寺院，做修建天花板的木材之

用。四百多年過去了，如今的鷹峰源光庵，至今還留有鮮明的臉足手等形狀的血跡，使人眼前浮現起當年的淒慘狀。

十、《忠臣藏》究竟想說什麼？

論述日本人的切腹，不能不提的是日本人至今還津津樂道並被濃縮成歷史經典和人生教義，並改編成歌舞伎出演了幾百年的《忠臣藏》。說的是發生在 1702 年前後 47 名義士集體切腹自殺的真人真事，史稱“赤穗復仇事件”。

當時有赤穗藩（現屬兵庫縣）領主叫淺野內匠頭，奉幕府之命擔任接待上司的差使。擔任這差使的人，須向幕府高官吉良義央請示有關接待細節。而淺野為人耿直，請示時竟只送薄禮，於是吉良不悅並處處與他為難，還當眾羞辱他。淺野實在忍無可忍，欲拔劍殺了他。但為周圍同僚所阻，只在吉良的額上劃了一道傷痕。事發之後，幕府以淺野在殿上行兇為名，勒令其切腹自殺，淺野不得不遵命。他死後，其手下的三百多名武士便成了浪人。淺野有一位忠實的家臣叫大石，決心為主子雪恥。

他從浪人中挑選 47 名對主子最忠誠者，以血為誓。他們整日佯裝成酒鬼，以慢敵心。但吉良方面亦慮及赤穗浪人可能前來報復，所以也日夜防範，不敢怠慢。但還是在一個大雪之夜（1701 年 12 月 14 日），浪人們潛入吉良的府宅殺了他，並把他的頭顱和染過血的刀供奉在淺野的墓前。47 義士殺死吉良為主報仇，雖符合忠義之道，但終為幕府所不容，遂令 47 人一律切腹自殺以賜體面一死。47 義士也不抗爭、不逃逸，順從地遵令切開各自的腹部。

冷靜地想想，這是何等浪費生命的事啊，這是何等不明之舉啊。但多少年來，日本人一直喜愛這個故事，尊崇這 47 義士，這又暗含了多少心緒於其中呢？

在日本人看來，47 義士切腹之死固然有其為忠誠、為責任、為義氣豪邁去死的一面，但是不是還有一種美、一種儀式、一種裝飾，和生的完成，死的美化呢？既然 47 義士能轟轟烈烈地不怕死地去報仇，那當然也能轟轟烈烈地不怕死地去死。生命之美不但在其生，更在乎其像櫻花般地轟轟烈烈地凋零。這是不是就是《忠臣藏》故事的精神內涵和價值所在呢？要不然在多少年前的小學五年級語文課本裡，為什麼還收錄了這則故事呢？要不然日本人為什麼調動一切藝術樣式來表現這一歷史事件呢？要不然成千上萬的日本人為什麼還要來到泉嶽寺墓地，人們留下來的名片，致使墓地周圍一片雪白呢？要不然，日本人為什麼還在 12 月 14 日這天模仿 47 義士的最後晚餐，一家團聚在一起吃蕎麥面呢？這僅僅是宣揚愚忠、宣揚復仇、叫人們捨棄青春、踐踏生命去死嗎？顯然又不是。看來，日本人還是想在國民中宣揚和滲透這麼一種生死觀：人，都可以美麗地去死。生的美學是在對死的美學領悟之後。應該說，這對後世的日本人的生死觀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從這一意義上來看，日本人的切腹自殺所要表明的就是：人除了生老病死的自然死亡之外，除了亂箭射死、亂槍打死或突發天災人禍的非正常死亡之外，還有這麼一種樣式化和藝術化的壯絕死。通常，切腹的場所，或在花前，或在樹下，或在河邊，遠眺群山，近擁庭院，寂靜肅穆。而切腹者一般身穿全身雪白的死裝，解下束髮正襟危坐，敞開腹部。在切腹之前，當事人都要寫一些“辭世之句”，可以是和歌，可以是俳句，以表臨死之際也不亂寸心，更不亂情性人格。如上面所述的淺野內匠頭，在切腹之前就寫下了優雅的詩句：

風吹落了盛開的櫻花，但自然之美依舊存在。

然後舉刀切腹。介錯人再飛刀砍下頭顱，頓時血湧如潮，命歸黃泉。優雅與殘酷，在這一瞬間所顯現出的如此強烈的反差之美，足以

給人震撼之力和永志不忘。

切腹的這種循“禮”之死所帶來的壯絕之美，正好迎合了日本人特別是日本武將以死來討個說法，不枉一世清名的心理。因此他們的切腹自殺率相當高，如多少年前看描述二次大戰末期日美軍決死一戰的錄像片《沖繩決戰》，空前激烈的戰鬥打到後來，日軍是整團整師地陣亡，但他們就是寧死不降。一些海軍和陸軍的高官們，趁激戰的空隙，在櫻花樹下鋪上毛布，盤腿而坐，解開軍服，露出白衣，橫刀而刺。周圍站著的士兵看著自己的長官含笑地倒在血泊中，一股莫名的衝動，使他們也紛紛做法，切腹而死。等美軍衝上來，上百名日軍已經死亡，每個人的腹部都被切開，血流成河。這是沖繩決戰中最悲烈、最壯觀的一幕。這裡，暴力崇拜也好，自虐也好，但其表現出來的悲壯之美，其震撼力不可小視。荷蘭學者布魯瑪把日本人的這一行為稱為“藝術化的自我虐待”。

日本人這種寧可“玉碎”的集體的“藝術化的自我虐待，”使得美國人都不明白：戰到這個地步，就軍人的立場而言，已雖敗猶榮了，投降可保全性命，為何不降？美國政府和國防部曾經為此很認真地召集學者研究日軍切腹不降的心理以及日本民族的國民性。這些研究後來也就變成了《菊與刀》等名著，流傳了下來。

不但日本武將如此，日本文人也有以切腹為美的，如創立茶道的文化名人千利休，在 70 歲那年，就以切腹結束了他充滿戲劇性的一生。這位把普通的喝茶提昇為一種有審美價值（“空寂”）的神聖儀式的文人，也以切腹的神聖儀式了斷了自己。雖然是被豐臣秀吉賜死的（被賜死原因有好幾個版本，不過侍君如侍虎可能是正解），但在切腹前，千利休安然坐於茶室裡，以平常心，閉目靜聽沸水之聲，發出最後的辭世詩：

白日青天怒雷走。

聽著茶壺裡燒沸的水聲，千利休坐在草席上。為了便於切腹，調整了坐姿。並對介錯人說：還請稍等一下。沒了力氣，我會舉手的。說完，便用短刀刺向腹部。第一回沒有插到深部，便拔出短刀，再次刺向同一部位。這回切開了腹部，取出內臟，自在地掛在茶壺的鉤子上，再回坐在榻榻米上。這一瞬間，介錯人揮刀砍下了首級。

40 多歲時嫁給了千利休的妻子宗恩，有“戀妻”之稱。是她守望著最後時刻的千利休，並跨過千利休的“血海”，用絲綢白小袖，無言地覆蓋自己的丈夫——一具沒有頭顱的遺骸。

11、從切腹中繁衍出兩種文化內涵

“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返。”如同烏江自刎的項羽，如同投身汨羅江的屈原，英雄的自殺行為常常是壯烈的、悲愴的、美麗的，也是令人懷念的。切腹自從有了這樣美麗的效應以後，日本的政治家就巧妙地利用它並將其政治化，將其作為上司對下屬懲罰的“刑罰”，倒也堪稱大和民族“智慧”的一絕。這一做法開創於德川幕府時代。

老奸巨猾的德川家康等人，大概覺得如此受人崇敬的切腹儀式，用來叫有榮譽感的武士去死，是最有效而抗拒最小的方法。名譽的最高形式就是切腹，因此切腹也是屬於有面子之死。上司能給你體面的死（賜死），作為下屬的還能說什麼呢？哪怕心裡不服，但基於上司還能給面子，便也毅然決然了。

切腹又成了一種宮廷權術，一種整人的計謀。這種政治的骯髒性和政治人物的用心險惡性，在日本每一時代的切腹自殺中是顯而易見的。

對此，日本人從儀式化的切腹中繁衍出了兩種文化精神內涵：即壯絕美和權謀術。

這兩種內涵經巧妙地結合後，“以死謝罪”的觀念和意識便噴薄而出了。

以死來謝什麼“罪”呢？謝自己無能為力的“罪”？謝自己困惑不已的“罪”？謝自己沒有把公司經營好，應該向員工負責的“罪”？如此等等。這些“罪”從非日本文化圈來看，根本就不是“罪”，而日本人則實實在在地視這些是“罪”。因此，日本多自殺，特別是多名人、多責任者自殺就成了一道“風景線”。如 2000 年 4 月，日本大百貨公司 SOGO 的一名 63 歲副社長在家中上吊自盡，熟悉他的朋友說，這位副社長責任感極強，是個非常求上進的人，長年來身心的疲憊被認為是造成他自己了結生命的主因。如 2001 年 9 月 28 日，曾獲 1964 年奧運會柔道重量級金牌、日本東海建設公司的社長豬熊功，在自己的辦公室裡切腹自殺了。原因是公司經營不振，只得以死謝罪。又是奧運金牌得主，又只有 61 歲，有必要自殺嗎？難道就不能重振旗鼓，跌倒了再爬起嗎？中國人肯定會這樣發問。日本著名的單口相聲演員桂三木助，年僅 43 歲，正是風華正茂、如日中天，卻在 2002 年 1 月自家的洋樓跳樓自殺，震驚日本社會，他在遺書中表示自己有無力感。再如 2007 年 5 月 28 日，當時安倍晉三的內閣成員、農林水產大臣松岡利勝，在東京寓所上吊自殺。現任內閣成員自殺身亡在日本政壇尚屬首次，其對日本政治和國民的衝擊力是相當大的。為何自殺？據說煩事纏身的大臣，是為了幫助安倍解脫來自國會的困境。因此，不從這裡出發審視問題，就看不懂日本人獨特的生與死的思維方法。

12、瞬間美掩蓋了善惡

不管怎麼說，自殺總不是人人想為的事。

青春不再，生命不復。誰不珍惜自己的生命呢？哪怕武士精神與

理念再強的日本人，他們也並不是想像中的視個體生命為草芥的人。早在《徒然草》中就有“存命之喜，焉能不日日況味之”的生命警言。

那麼，問題的邏輯是：你要免於以死謝罪的自殺，你就必須認真負責地一絲不苟地幹每一件事情。這樣，就引出了認真和負責的概念，被視為世界上最認真的日本民族，其認真精神的由來竟與動輒切腹自殺有關。看似不可思議，其實在邏輯上能說通：一個人若每天想到如果失敗就會去死，那麼做事怎會馬虎，怎能不負責任？當然，中國古訓有“人非聖賢，孰能無過”之說，事情做壞了大可重新來過，何必自殺？但這不是日本人的想法。為了一次幾次的失敗去死，是否值得？這不是思考的重點。重點在於，因為失敗就必須切腹，所以很多事情就成功了。日本人不是喜歡輕生，而是視責任重於生命。這是一個值得研究的十分有趣的文化課題。

但是，問題仍然有另外一面。由於日本人近乎宗教信仰般地過分強調並刻意追求切腹樣式的“瞬間美”，於是在善惡、是非、好壞等判斷上，陷入了價值變形的怪圈：這人哪怕是壞人，但只要死得具有悲壯美的效應，他所做的一切都可諒解。如果他是冷靜地按照禮儀完成切腹，他仍然被當作英雄來崇拜。於是在日本的歷史上，很少有壞人出現，很少有民族敗類的說法。如47義士的復仇事件，如從今天的法律角度看，是根本不能成立的，因為是47義士犯罪在先（為主子報仇，他們合謀取了吉良的首級）。但是事後由於47義士死得壯絕，在民衆的心中就成了世代傳詠的英雄。這種以審美標準而不以倫理標準來判斷善惡，是日本人思維的一大特點。

因此從某種角度上說，對日本人是無理（善惡）講不清的，因為他們從不講理（善惡），也沒有理（善惡）可講。如對於參拜靖國神社，前首相小泉純一郎就說，對死者進行參拜，表達敬意，這是活著的人的心靈自由，他人不得干涉。這是典型的不分善惡，毫無道義原則，只從行為本身的美意識出發的“缺德”（這裡借用中國學者程麻

的一個觀點。程認為，總感覺日本人缺少點什麼。缺少什麼呢？就是缺德，這一概括還是相當有精度的。⁸）的表現。由於沒有絕對的善惡觀念，所以也就沒有道德負擔，沒有精神痛苦。前一天還在向敵人進行自殺性攻擊，第二天就舉著鮮花迎接敵人佔領本土。這種“擁抱失敗”的做法在世界上恐怕沒有第二個民族幹得出來，而日本人就能做得那麼自在。因為他們是從美意識出發來審視問題的。因此在日本這個國度裡是沒有賣國賊、叛徒，更沒有侵略者的說法。如在橫須賀市的久里浜公園裡，就有打開日本門戶的美國人佩里的塑像，日本人每年還要在塑像前載歌載舞，這恐怕在世界上也是少見的。

13、切腹者的精神袈裟

無論是儀式化也好，瞬間美也好，切腹總是與血腥、暴力、自殘、痛苦的形象相連。既然是血腥的、暴力的、自殘的、痛苦的，那切腹者的勇氣從何而來？其切腹者的力量從何而來？這個問題的深層也就是說，他們披上了怎樣的精神袈裟？

於是，我們將目光轉向了活了 96 歲的日本思想家和宗教家鈴木大拙。更將目光轉向了他的一部著作《禪與日本文化》。他在“禪與武士”的章節中，直言“禪成了鼓勵日本武士戰鬥精神的宗教。”⁹ 這在邏輯上是如何可能的呢？

這是因為禪強調人們一旦決定了進路就不回頭，這是禪的道德。此外，禪還無差別地對待生死，這是禪的哲學。鈴木大拙說，禪首先從道德和哲學這兩個方面支持武士。

其次，禪的修行是單純、直接、自恃、克己，這種戒律式的傾向和戰鬥精神是很一致的。

⁸ 參見《零距離的日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7 年。

⁹ 《鈴木大拙說禪》，浙江大學出版社，2013 年。

再次，禪與日本武士階級有歷史的聯繫。一般認為，榮西（1141~1215年）是最早把禪介紹到日本的僧侶。而這個時期正好是鎌倉幕府時期，也是武士抬頭的時代。

禪為了達到究極的信仰，除了選擇最直接的方法外，還要求有異常的意志力，而意志力正是武士所必需的東西。

禪主張頓悟，主張通過自我修煉從生死中解脫出來，達到“死生一如”的境界。而超越生死的桎梏也是每個武士要面對的。日本曹洞宗開祖道元也曾經在永平寺講“生亦一時，死亦一時，如春而為夏，夏而為秋，秋而為冬”的自然循環，告誡武士們捨生忘死。為了解決生死苦惱的問題，武士們也經常向禪僧參問玄機。日本南北朝時期的著名武將楠木正成在湊川欲迎接足利尊氏的大軍時，來到兵庫的一個禪寺，他問禪師：生死交謝時如何？禪師答道：“兩頭如截斷，一劍倚天寒。”這裡的一劍，既不是生之劍，也不是死之劍。在這裡產生二元的世界，同時，生死以及一切，為它特有。鈴木大拙說這是“存在之劍”。

日本戰國時代，武田信玄與上杉謙信都是日本戰國時代非常有名的戰將。兩人的領地一個在日本的北部，一個在日本的西部。在川中島的一次對陣（1561年9月）中，謙信想要一決雌雄，便頂著晨霧，單騎奔襲武田信玄的陣地。當他看見敵將信玄和幾個部下正悠然地坐在椅子上，就大喊一聲“汝想奈何，看刀說話”，便揮刀砍向信玄。

信玄毫不慌張，泰然自若地應了一句“紅爐一點雪”，便用手巾鐵扇架住了謙信的刀。

信玄想用“紅爐一點雪”來說什麼呢？

原來，信玄曾在甲州鹽山惠林寺跟隨快川禪師修行。而謙信也對毗沙門信仰深篤，曾跟從越後高田林泉寺的益翁宗謙禪師參禪。

“汝想奈何，看刀說話”是說若被我一刀兩斷，你將如何？他問的是“你將如何來擋住死”？

對此，信玄回答“紅爐一點雪”。這是說燒得通紅的炭火上，不知從何處飄落一片雪花。雪花瞬間消失得無影無跡。

在迎面飛來的刀鋒之下，無生也無死，即絲毫沒有對生的執念，也沒有絲毫對死的恐懼。生也好，死也罷，只是無心地舉起鐵扇招架而已。謙信與信玄，這兩位武將都對禪宗造詣很深，他們以死相賭的問答，既是武士對死的問答，也是禪對死的問答。可見武士與禪之間的內在關係。

在北條氏滅亡的時候，還有一個禪武士叫長崎次郎高重。有一天他訪問一個禪匠，這禪匠是他的禪父，也是北條高時的師父。他問道：“如此大事之時，勇士應如何？”

禪師馬上答道：“莫如揮刀勇往直前。”

這位武士馬上悟到了這話的含義。他十分勇敢地參加了戰鬥，終於竭盡全力倒在了主君的面前。主君還叫來介錯，砍了他的頭。說，這就像武士的死法了。

刀是武士的靈魂。用刀結束生命，滿足了靈魂的要求同時，也使得自己的死魂靈昇上了天。從這點來看，鈴木大拙這句話還是概括準確的：“日本人也許並不具有特別的哲學，但確實具有死的哲學。”他說，“潔淨的死”，在日本人的心中最可親的思想。這裡的“潔”就是“無悔”、“義無反顧”、“極其沉著”、“像個勇士”等的意思。而用什麼來表示這個“潔”呢？用最痛苦難忍的切腹就是最完美的純粹形式。無論是為了怎樣的主義或主張，只要自己認為正確，就有犧牲生命的覺悟。這就是武士與禪結合得最成功的地方。所以，鈴木大拙十分欣賞這句話——一個寫了關於日本佛教著作的外國記者說的切中要害的話——“禪是日本的性格”。

西鄉隆盛這位有“最後的武士”之稱¹⁰的明治維新的功臣，在

¹⁰ 好萊塢電影《最後的武士》主角勝元盛次武士的原型就是西鄉隆盛。

最後慘烈的戰鬥中，一顆子彈打中了他，穿腹過股，但他還是慢慢地跪坐起來，儼然正襟，取出短刀，刺向腹部，然後讓屬下幫他“介錯”而死，完成了武士的莊嚴，更完成了“潔淨的死”。

在日本僧人天岸慧廣的《佛光國師語錄》中，有一個和尚在脖子上架著大刀的時候還留言：“珍重大元三尺劍，電光影裡斬春風。”

這是說，不管你有多麼快捷的刀法，砍下的不過是一縷春風。風是什麼？不就是空？是空，你還恐懼什麼，害怕什麼？

日本武士的切腹者，一般都具有了這樣的領悟和風度。這正如戴季陶在《日本論》中所言：日本人的切腹，到最後一剎那為止，都不願意拋棄努力的義務，不使身體有傾斜，不使十字紋有偏倚，不把使用後的武器隨意散亂著。由思想所生的信仰，由信仰所生的力量，繼續到他最後的一剎那。¹¹

14、切腹與恥感與義理

切腹之所以能成為一種文化，與切腹這個行為本身所涉及到的恥感文化、義理文化、世間文化等有著割不斷的聯繫有關。恥感文化的極致、義理文化的極致、世間文化的極致，是不是就是切腹文化盛行的主要原因？

相對西方罪感文化，日本是恥感文化，這是個老話題了。最先提出這個問題的是美國文化人類學者本尼迪克特。

這裡，老話題新論的是，因為是罪感文化，所以決定了西方人生死的是罪。因為是恥感文化，決定了日本人生死的是恥。西方人以神為指向，一切看神的眼色行事。日本人以他人為指向，一切看他人的眼色行事。西方人向唯一不二的神起誓，因而具有絕對的價值。日本

¹¹ 參見《日本論》，社會思想社，1980年。

人向本身就是捉摸不定的世間起誓，因而具有相對的價值。絕對的價值導致絕對的信仰，相對的價值導致相對的信仰。而一旦信仰趨於相對，義理和恥辱也就處於以他人為視界的相對性中。所以在“義理”的卵翼下，潛藏著各種詭辯、藉口和偽善。

而日本人一旦受到了侮辱，受到了來自義理方面的挑戰，唯一能做出反應的就是報復。這個報復對象當然主要來自於挑戰義理、侮辱對方的他者。但同時這個報復對象也可以轉向自己。也就是說，當這個報復對象不易被報復，或者當這個報復對象逃過了數次的報復機會，那麼，日本人就會將這個機會留給自己。用自己的手將自己結束，用自己的手洗刷污名，就成了日本人解決問題的最後法寶。而且，將自己結束得越痛苦，越禮儀，報復的力量也就越大，同時也就將對方殺死在觀念之中。

比如在切腹中掏出肚腸，就表示一種“無念”和“遺恨”。切腹者的家族或後代會記住這個“無念”和“遺恨”，並有實施報復的責任和義務。而對切腹者的對立面來說，“無念”和“遺恨”將化為怨靈而作祟。也就是說，切腹者的對立面將一輩子活在恐懼中。這樣來看，沒有比切腹更好的形式能表現這種報復了。因為是在報復對方，所以，切腹者極端的冷靜與態度上的沉著就不是一種做作了，不是在演戲了。所以，切腹在日本成了一種可以用來抵罪、洗恥、悔過、贖友的手段，成了武士道中法律上的刑罰。

報復，在日本語中叫“仇討ち”（あだうち）。這“仇討ち”與日本人的“初夢”（過新年做的第一個夢）有關，倒是令人驚訝的。在日本過新年做夢，被認為最好最吉利的夢是什麼？第一是富士山，第二是鷹，第三是茄子。而這三大初夢的解釋與日本歷史上三大復仇事件有關。這三大復仇就是曾我兄弟復仇事件、元祿赤穂復仇事件、伊賀越復仇事件。

第一個富士山，講鎌倉時期曾我兄弟終於實現了等待已久的復仇

願望，在源賴朝富士狩獵的時候，替父報仇殺了工藤祐經。歌舞伎就將它作為題材，每年在日本要上演一個月。

第二個鷹，講 47 赤穗浪士為主君淺野內匠頭復仇，殺了吉良上野介，鷹則是忠臣藏淺野內匠頭的家紋。

第三個茄子，講江戶時代的伊賀國上野越，渡邊數馬為了替弟弟報仇，借助荒木又右衛門的力量，殺了仇人河合又五郎，而茄子則是渡邊數馬的家紋。

過年的初夢就不忘復仇，而復仇的結果一般就是切腹。這樣，初夢 — 復仇 — 切腹就有了文化上的關聯。而一旦有了文化上的關聯，行為方式也就定格成型了。

當名譽的義理受到威脅時，就把攻擊轉向自己，也就是說，不去殺害他人而把暴力施向自己。當日本人感到世道不公平、感到方程式的兩邊不相等、感到他們需要用“晨浴”洗刷污穢的時候，他們更多地趨向毀滅自己而不是他人。

日本人說，就是殺人兇手，我也可根據事由給予原諒。但對於嘲笑，就毫無加以原諒的餘地。對嘲笑誹謗唯一可行的反應就是報復。新渡戶稻造在 1910 年撰寫著作說，在復仇中有某種滿足我們正義感的東西，我們的復仇觀念同我們的數學技能一樣嚴密，在方程式的兩邊都求出之前，我們不能擺脫一種沒有什麼餘下未做的感覺。

這是多少年以前的事了。日本有一位畫家叫牧野吉夫，有一天他去拜訪他最為信任的傳教士，說想去美國。而那位傳教士則大叫：什麼，你也想去美國？這位畫家感到受到了莫大的嘲笑。沒說一聲再見，回頭就走了。

事後這位畫家寫文章說：請讓我給兩個詞做出自己的定義：殺人犯 — 殺害他人的肉體的人，嘲笑者 — 殺害他人靈魂與心靈的人。靈魂與心靈比肉體珍貴得多，因此嘲笑是最可惡的罪行。

義理可以是意味著家臣對主君至死不渝的忠誠，但同時也可以意

味著當家臣感到被主君侮辱時，突然對主君產生極度的憎恨，即所謂的“受辱人的謀反”。

有一個德川第一代將軍的傳說故事。德川家康家臣中的一人，聽說家康曾經罵他是“一個將被刺在喉嚨的魚刺鯁死的傢伙”。這也就是說不得好死。這當然是嘲笑是侮辱。這個家臣忍無可忍，發誓不忘這個恥辱。當時正值家康新定江戶為首都，敵人尚未徹底肅清。這個家臣向敵方的諸侯表示，願意從內部放火燒毀江戶，這樣他就可以盡到“義理”，實現對家康的報復。所以義理並非僅僅限於忠誠，在某種場合也是教人叛逆的德行。捱打人的反叛與受辱人的反叛，在本質上是沒有區別的。

15、剩下的就是選擇方式的問題

切腹作為一種自殺手段和形式，在今天的日本社會，已經不會成為主流了。全面的退出歷史舞臺也只是個時間的問題。但支撐切腹文化的恥感和義理，以及“當頭棒喝”、“身心脫落”的禪學思想，還是深入到了日本人的骨髓中。這正如日本文化人類學家石田英一郎說過：“民族性一旦形成，它的變化就像核性格一樣，需要幾萬年的時間。”

現代日本人對自己採取最極端的行為還是自殺。他們的信條是，自殺若以適當的方法進行，就能洗刷自己的污名，就能洗刷遭到的侮辱，恢復名譽。新年那天無力還債的人，因某種不幸事件引咎自殺的官員，以雙雙自殺來了結無望的戀愛者，受到上司侮辱的公司社員，受到欺辱的少年或考試不及格的少女等，他們都將最後的“暴力”施向自己。

死是無從逃脫的，那麼剩下的問題就是怎麼死。這是選擇的方式問題。所以切腹雖然已成過去式，但其切腹的構造仍然存在，自殺遺

風在這個島國仍然十分強勁。每年超過三萬人自殺，這個比率按人均試算的話，絕對屬於高自殺率國家。當然現代日本人多採用跳軌、跳樓、跳水或者上吊等自害方式。尤其是跳軌（日本自殺者都樂於選擇），那跳下的瞬間和列車撞擊的瞬間，其殘酷、其血腥、其破碎的場面，更甚於切腹，因此可以說它是現代版的切腹。而站臺上等車的日本“看客”，他們的神情是麻木的，目光是茫然的。他們絲毫不為場景的血腥而震撼而激動。這是為什麼？原因有二。

一個是他們也是活在這個“切腹構造”中的一員，見怪不怪了。

一個是他們或許就是下一個跳下去的後備軍。想像自己或許也有這麼一天，有什麼可震撼可激動的呢？還不如微笑地交出靈魂吧。

在考試的當天，日本高中生在一起會這樣對話：

“昨天很早就睡了。”

“昨天玩網絡遊戲太多了。”

“昨天看電視劇了嗎？很有趣。”

顯然，這是在為考試失敗打伏筆。

也就是說萬一考試成績不好，不是我的腦筋不好用，而是有各種原因導致沒有好好復習。

尋找理由，體面自己。不要在熟人面前暴恥，更不要在熟人面前放棄義理。

可見，切腹文化在日本的滲透和擴展是多麼的可怕。一般市民即使不特意地用武士的方法進行鍛煉，但也確實吸收了這種精神。什麼精神呢？

當榮譽喪失，唯有死才能解脫。

死亡能讓人從恥辱中重生。